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Манипуляция
сознанием

论意识操纵

〔俄〕谢·卡拉-穆尔扎 ● 著

С. Кара-Мурза

下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论意识操纵

Манипуляция сознанием

(下)

[俄]谢·卡拉-穆尔扎(С. Кара-Мурза) 著

徐昌翰 宋嗣喜 王 晶 李 蓉 译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裁

徐昌翰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论意识操纵

著 者 / [俄]谢·卡拉-穆尔扎
译 者 / 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裁
审 校 / 徐昌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国际文化事业部
(010)85117872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元佑 柳 楠
责任校对 / 邵鸣军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33
字 数 / 83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085-5/D·02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3-572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6.00 元(上、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论意识操纵

目录

中译者前言	1
-------------	---

引 言	1
-----------	---

第一部分 什么是意识操纵

第 1 章 讨论的对象	3
-------------------	---

第 2 章 意识操纵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17
----------------------------	----

第 3 章 民主、极权主义与意识操纵	39
--------------------------	----

第 4 章 意识操纵的基本学说	69
-----------------------	----

4.1 操纵技巧是封闭的知识	69
----------------------	----

4.2 葛兰西的领导权学说	75
4.3 心理学说	84
4.4 文化的社会动态研究	97

第二部分 意识操纵者的主要标靶

第5章 智慧的武器：符号系统	103
5.1 词语的语言	104
5.2 视觉形象语言	122
5.3 其他符号系统	130
第6章 思维：类型和手段	138
6.1 逻辑思维	138
6.2 联想思维 隐喻	156
6.3 思维范式	165
第7章 情感	178
7.1 情感作用是操纵的先决条件	178
7.2 西方的恐惧	184
7.3 冷战恐惧	194
7.4 恐惧与文化类型	199
7.5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206

第 8 章 想象、注意力、记忆	219
8.1 想象和行为	219
8.2 戏剧社会	230
8.3 操纵注意力	237
8.4 对记忆的操纵与影响	241
 第 9 章 社会意识的神话：大规模操纵计划	247
9.1 黑色神话	249
9.2 西方的“光明”神话：欧洲中心论	255
 第三部分 意识的操纵与公众设施	
 第 10 章 大众文化及其设施	277
10.1 群体及其艺术创造	277
10.2 纵容反道德观点	284
10.3 抓住受众，争取受众	292
 第 11 章 公众设施	298
11.1 学校——生产大众人	298
11.2 科学——操纵意识的工具	311
 第 12 章 大众传媒	327

12.1 大众传媒的文化目的、行为方式和地位	327
12.2 大众传媒：操纵语义学和雄辩术	343
第 13 章 电 视	356
13.1 报道自由——新闻检查——意识操纵	356
13.2 20 世纪的穴居人	359
13.3 电视是破坏意识的技术手段	362
13.4 电视与创造现实	371
13.5 电视与政治上的意识操纵	379
13.6 社会的反抗	386
第四部分 破坏苏联制度进程中的意识操纵	
第 14 章 改革年代意识操纵的成就	393
14.1 改革时期对保护操纵系统的主要打击	393
14.2 冷战和解除苏联人的思想武装	401
14.3 案例：工人情绪的变化	412
14.4 案例：法制方面的操纵	416
第 15 章 成功操纵苏联人意识的客观前提	421
15.1 城市化与形象匮乏症	421
15.2 等级制在晚期苏联社会中的复活	430

15.3	消息来源方面的极权主义	439
15.4	可控的灾情是有效操纵的条件	444
第 16 章	苏联社会意识及其弱点	453
16.1	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与苏维埃制度统治的 破坏	453
16.2	对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无知	474
16.3	艺术想像力与苏联人的弱点	482
第 17 章	对智慧武器的影响	499
17.1	对词语和形象的操纵	499
17.2	概念的模糊不清和被偷换	512
17.3	偷换名称与对象	526
17.4	自由主义——错误名称的一个实例	534
17.5	对数字和度量的操纵	543
第 18 章	操纵行动对思维的影响	560
18.1	改革与对逻辑思维的破坏	560
18.2	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	573
18.3	制造不相干性（制造现实各部分之间的不可 公度性）	592
18.4	作业：经济学家们的言论严谨吗？	601

18.5	分寸感的丧失与思维错乱	610
第 19 章	切断记忆，切断道德	617
19.1	历史记忆	617
19.2	短期记忆与政治操纵	621
19.3	对象征的破坏	629
19.4	对劳动与失业形象的操纵	645
19.5	破坏道德核心	660
第 20 章	意识操纵的制作所：在我们身上屡试不爽的招术	675
20.1	赤裸裸的谎言	675
20.2	不是赤裸裸的谎言，而是沉默不语	679
20.3	对变化的目的、代价和时限避而不谈	688
20.4	骗人的鬼话	703
20.5	改革的魔笛：把影片《零城》作为作业	713
第 21 章	隐喻和改革中的思维范式	721
21.1	反对派的隐喻	721
21.2	反国家的思维范式	745
21.3	角色范式：“国家是剥削者”	749
21.4	“干部集团搞特权搞腐败”的思维范式	756

21.5	“吃亏的民族”思维范式	762
21.6	“犯罪思维”的思维范式	776
21.7	宣泄情绪的思维范式：戈沃鲁欣的影片 《伏罗希洛夫射手》	783
21.8	意识操纵中的饥饿恐惧	797
第 22 章	关于苏维埃制度的“软性”黑色神话	806
22.1	准备放弃苏联经济模式·几个经济神话	806
22.2	关于苏联民警的神话	809
22.3	有关技术风险的神话	816
22.4	生态神话	823
第 23 章	电视在意识操纵中的地位	831
第 24 章	作业：分析黑色神话	852
24.1	关于黑色百人团及其在 20 世纪末趋于 活跃的神话	853
24.2	“列宁的方案”是通向毁灭之路吗？	865
第 25 章	小作业	907

第 26 章 操纵意识的漂亮行动

1991 年 8 月的“政变”	938
26.1 八月政变的前奏	939
26.2 “暴乱”史实研究	946
26.3 “逮捕”戈尔巴乔夫的事件经过	953
26.4 “政变”与苏共	958
26.5 解释事件的几种模式	963
26.6 “暴乱”和八月革命的基本后果	970
26.7 反对“阴谋分子”的过程	974
26.8 八月之后的政治恐惧因素	977
结 论	984

第 17 章 对智慧武器的影响

17.1 对词语和形象的操纵

尼采说：“热病患者看见的不过是物象的幽灵，体温正常者看见的不过是物象的阴影；然而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都需要相同的词语。”当人们受到一个庞大计划的操纵的时候，就要拆除他们的心理屏障，使他们易受灌输，也就是说，要用这一套手法来“加高他们的体温”。当他们听到老调重弹的那套词语时，所见的只是物象的幽灵。它们是操纵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要想得救，办法就是勿信幽灵，抓住明晰的语义。难处就在于精力和时间都不够。操纵家们炮制了洪涛巨流般的、涵义令人捉摸不定的谬误理念和模棱两可的语词，并把它们向公众意识倾泻。

为此，操纵家们力求避免使用涵义业已固定于公众意识之中的词语，而代之以委婉动听而又新颖别致的名词术语。^①迄今为

① 自不待言，必要时为了凸现敌方的行为，是会选用一些贬损性词语的。例如，在 2000 年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上，俄共党团与统一党达成了关于联合推荐一位候选人竞争国家杜马主席职位的协议。就一些具体问题联合，这在各国议会中是通行的惯例。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各右翼党团推荐不成各自的候选人，所以只好撤回各自的候选人，却又把多数派的联合称说勾结。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纷纷退出会场，而这种做法是十分愚蠢的。这叫哪门子议员，只愿意出席他们居于多数票地位的会议？！

止（已有10余年岁月！），在改革的官方文件乃至宣传文献中，是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的。不是的，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要建设市场经济。车臣难民？您又想哪里去了？我们这里不存在难民，我们这里有的是民主。这就是随机应变改头换面。说到此处，我们不由得想起戈尔巴乔夫改革惯用的关键词——“短缺”。在常规的语言中它的意思就是不足。然而通过洗脑，人们还是相信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由于短缺而窒息”，如今可没有短缺，有的是富足。但愿谁能解说明白，在生产灾难性大滑坡形势下，怎么可能做到富足。以前牛奶生产出来的其实很多，竟被说成是短缺；如今生产降低了一半，反倒是东西丰富得很。这就是转换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解机制。这种转换借助于一套新名词新术语（новояз）而戴上了假面，以达到歪曲偷换词语本义的目的。于是，“不足”也就成了富足！^①

不少俄语词本来是具有很多同族同根词的，并具有稳定的涵义，可是却换成了外来词或自己生造出来的词，并在广播电视上泛滥成灾，这种情况竟然达到如此规模，以致完全可以冠之以语义恐怖的名称，只有在30年代的德国才出现过。在当今俄罗斯，“киллер”^②取代了“雇佣杀手”，“лидер”^③代换了“领导人”，“электорат”^④代换了“选民”，“спикер”^⑤代换了“议院主席、议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常常有人生创硬造出俄语显然无法接

① 请注意，即使从纯粹“市场”的角度看，改革也造成了苏联商业史无前例的达到危险程度的短缺。要窥破这一点，只需翻看几本统计资料就够了。在苏联时代，规定的商业货物和食品储备量必须足够80天正常零售，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非常事态了。而在改革过程中商品储备量却降低到只够20~30天。例如1998年10月1日圣彼得堡各仓库仅有够14天零售的食品和其他货物。这种情势只能以不付工资和退休养老金来调控。这就是奉献给诸位的所谓商品富足有余。

② 来自 kill 的词。——译者

③ 来自 leader 的词。——译者

④ 来自 electorate 的词。——译者

⑤ 一个来自 speaker 的词。——译者

受的词语结构，其用意就是要打破俄语原有的稳固严谨体系，侵占销蚀其对思想意识的良好影响力。冷不防电视播音员们开始把《新闻节目》叫做“新闻版块”了。够新鲜的！老百姓们傻乎乎地跟着操纵家们跑，就连“反对党领导人”也不例外。人们以为，如此这般他们就显得现代化了，通晓“政治技艺”了。再看一例，有些人使用了一个新说法——“对抗派选民群体”。他们不但把词语本身搞得佶屈聱牙，而且以这种词语造成隔阂，因为这样的词语含义对选民们具有侮辱性。当你听见“对抗派选民群体”这种称谓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坚决不投执政当局票的忿恨不平者群像，而“在野党领导人”必须掌握的也就是这群大众。

2000年2月俄罗斯延期偿还伦敦俱乐部债务谈判期间，所有电视频道都在大喊大叫“苏联债务、苏联债务……”。其实主持人明明知道，在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下苏联并无外债，而它的友好国家倒是欠它800亿左右美元（而且有过还它债的，例如伊拉克），它的黄金储备曾达2000吨。债务是在反苏经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由此可见，要说债务，其实是反苏欠下的债务。

车臣战争期间电视散布了许多后来得以流行的错误词汇。例如，军人突然被称为“联邦军”，这个词语会引发什么联想呢？它所处的平面完全不同于“军队—武装分子”、“警察—匪徒”或者“政府军—叛军”这样一些说法。联邦派和邦联派！北方对南方……譬如美国内战中的双方。大体说，就是车臣事态演变到了两种不同国家制度的拥护者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步了。有一段时间（看来是某些人搞得过头了，所以上峰吩咐后退）电视主持人甚至把巴沙耶夫匪徒称为“游击队员”。

改革中的新语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抓住任何一条线索，都可以把其中的奥秘揭开。作为例证，让我们从冲刷大家头脑的急流中，找出几个关键词语——民主、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来剖析一番吧。勒邦早就指出过这种词语的操纵力及其对

群众的蛊惑性影响。^①

我们发现,“民主派”一词现已完全习以为常地意味着拥护叶利钦-丘拜斯体制的人,没有人再去深究它的内涵。由此可见,该词确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成为一种名称。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否还保持着那种对我们潜意识起作用的,除了意志以外还影响着对现实中政治家及其追随者的态度的原本内涵呢?可以平心静气地借助于结构分析方法揭示,这种极端集权主义的总统制共和国,实为总统专政,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除了解散和炮击议会的公认事实以外,还有此类政权所特有的诸多家族特征,都是十分确凿的。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某些西方政治学论著也承认),那就是如果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遵守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规范的话,盖达尔-丘拜斯改革方针无论如何也不会被通过。议会将一次又一次(从1989年起)开会否定这种方针,民意测验也一次又一次表明国民多数并不认同这种改革。因此可以说,“民主”这个借助于新闻媒体植入公众词汇之中的词语,是一种通过意识操纵施加统治的新术语产物和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完全照搬奥威尔^②

① 他尤其论述了“民主”一词在不同文化中是怎样得到不同的理解的:“在拉丁语诸民族的人们之中,‘民主’这个词的主要涵义是个人在国家所代表的公社的意志和主动性面前失去自己的意志和主动性……在美洲的盎格鲁萨克逊人那里则恰好相反,则意味个人的意志和主动性得到最广大的发挥,而国家的作用却尽可能相应地消退。”

② 乔治·奥威尔(真名实姓为埃里克·布莱尔;1903~1950):英国作家和政论家,参加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见其所著1938年版《加泰罗尼亚亲历追忆》);1942年摘登、1953年全发的报告文学《回忆西班牙战争》。1945年发表政治讽刺小说《牲口圈》,以寓言形式嘲笑苏联社会制度,揭示了革命原则和纲领的蜕变。1949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则把世界未来社会描绘成一种建立在高超的肉体和精神奴役基础之上的充满普遍恐惧和仇恨的极权等级制度。1936年参加政府军的反弗朗哥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并身负重伤。早年思想左倾,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情穷困工人大众;本人也穷苦潦倒。后来转向右倾,改信社会民主主义。——译者

的说法,“从哲学上”论证自己新术语关键词的新涵义。请听Γ.布尔布利斯的论调(与阿·卡拉乌洛夫进行电视座谈,时间为1992年3月16日)。布尔布利斯说,国家有病,我们做出了诊断,并且违背病人的意志,开始了有致命危险的治疗。后来又有几位意识形态专家完全照搬这种比喻。这些民主派意识形态专家中的那位奥·拉齐斯就对盖达尔改革做了如下的比喻:“当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并且外科医生也操起了手术刀的时候,再以民主方式讨论医师操刀动作,这对病人来说就有致命危险了。专家必须自己拿主意。目前我们全国正好处于这种病人的状态。”于是,杰弗里·萨克斯便被请来了,准备用他的手术刀给“我们全国”开膛破肚治大病。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种改革,不过这已无关紧要。首要问题在于:一不问全国是否同意做手术,二不问外科医师是否可以信赖。从民主思维的角度看,奥·拉齐斯的说法是骇人听闻的——这种话就连“开明的先锋队”观点的热忱信奉者们都说不出口。^①

由此看来,我们从这个比喻中,似乎已经抓到了我国官方新词语详解辞典中的片言只语了。“民主派”一词的用滥了的涵义,已经进入了语言。也就是说,它已经是经常不断地、自动地参与对我们的意识操纵了。可资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人们真诚地对自己行为完全不符合民主观念毫无所察。调侃派诗人阿·伊万诺夫在1992年6月29日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前那次“民主派”群众大会上曾发出如下号召:取缔一切共产主义团体,建立皮诺切特式强硬独裁统治。据他说,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熬过一次独裁政治

① 汤因比在《历史的进步》中有这样一段话谈到“民主派”,讲得很中肯:“虚假预言、原始神话成分和恶魔论的功能已经弄明白了。它们都是极端势力为了肯定其试验和为所欲为的‘超人’制裁所需要的一切。”汤因比在价值学和文化学上的“创造性少数”的观点,力求表现这些势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它暴露了这些势力的平庸无能,及其对待群众、对待多数人的嘲弄态度。这正是社会的悲剧,因为历史上的平庸无能之辈及其所作所为,却装备着行之有效的意识操纵手段。

大病以后，才能转制升级为民主政治。一群天真烂漫的普通知识分子响应他的这一号召，高呼大叫：“你也来一次体育场！你也来一次体育场！”（笔者要在这里对 1973 年后才走上自觉生活之路的年轻人特地做一个说明：这里所指的是智利的一座体育场，当年发生皮诺切特法西斯政变时，有一批被捕的人被拉到这里，作曲家兼歌唱家维克多·哈勒被砸碎双手，几百人未经审判和调查即被枪决）。

当有人给我们国家做有致命危险的（实质上是致命的）手术时，不但没有征求全国人民的同意，反而故意违抗人民的意愿——这究竟是自由还是极权主义？卡拉乌洛夫在那次电视座谈中别具眼光地看待事情说：老战士们想在 2 月 23 日^①到无名烈士墓前献花圈，他们是“被鼓捣来的”（阿·卡拉乌洛夫选用了“被鼓捣来的”这个词，可谓巧妙，但要加上……用大棒）。既然大讲自由，为什么不许通行？布尔布利斯婉言打圆场说：你们不懂。当时有这样一条规矩，但还是不要讨论为什么定了这种规矩吧……干吗非得在这一天冲过去呢？谁想来就来嘛，改到另外的时间，平平静静地献花圈就是了。

由此可见，他们的所谓自由，就是不许讨论当局的禁令，即使它不合法又具有挑衅性。不得要求自己的传统权利，必须服从明明是屈辱性的命令——改日平平静静地再来嘛。其实 2 月 23 日那天人们所要求的只是已经依法赋予他们的自由。市长无权禁止群众集会，而布尔布利斯也知道，莫斯科市苏维埃当时是高于市长的权力机关，它已经批准了群众集会。这就暴露了行政当局在限制公民自由上的专横恣肆。由此可见。我们正是处于反乌托邦体制下。

另一个美轮美奂但又面目模糊的幽灵就是所谓“公民社会”。任何一位发誓信仰尊奉这具良善偶像的政治家，都没有阐述过该

^① 2 月 23 日系苏联建军节，这里指 1992 年 2 月 23 日。——译者